

铜豌豆关汉卿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有一天乱翻知乎,忽然看到一句神评:“元朝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,就是出了个关汉卿,可惜《赵氏孤儿》不是他写的,否则元和关汉卿都圆满了!”——这家伙得是多爱关汉卿啊——就像我一样。

此身憾为现代女子,行止间再是轻狂落拓桀骜,都不如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金圣叹、唐伯虎们,带一点才华盖世,带一点市民趣味,带一点乱世忧伤,带一点得偿所愿又终身遗憾。

关汉卿说自己是一粒铜豌豆(铜豌豆的质感大家各凭想象),不受那功名利禄千层锦套头的约束。“玩的是梁园月,饮的是东京酒,赏的是洛阳花,攀的是章台柳。”这几样看上去风花雪月,是低俗的酒色情爱,却又是文坛盛事。西汉梁王经常喊司马迁等到自己的园子里来赏月;苏东坡兄弟都爱喝的开封美酒,是宋朝文人雅集必不可少的杯中物;洛阳花开动京城,名士从四方赶来吟诗作赋;章台柳就更有意思了,据说唐进士韩翊与名妓柳氏相狎,这柳氏原为豪富李生之妾,被慷慨“以柳荐枕于韩为妻”了。韩翊曾赠柳氏《章

关汉卿还是很清醒地知道,在自己的时代里,底层的人,顶多只能自己救自己。

台柳》词,后来“章台柳”还成了词牌名。这自我介绍古往今来无人能出其右,其中虽然有元代的特殊历史语境——遇到了几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雄主,琢磨几十年也搞不清楚“忠孝仁义,修身养性”的中原儒学有什么意义,但是这一份对自由生活的欣喜热爱,真的非常撼动人心。“我也会围棋、会蹴鞠、会打围、会插科、会歌舞、会吹弹、会咽作、会吟诗、会双陆。你便是落了我牙、歪了我嘴、瘸了我腿、折了我手,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,尚兀自不肯休。”将人分为几等的元代,处在“八娼九儒十丐”地位的文人已经无计可施,纷纷“堕入下流”,但是已过中年的关汉卿如数家珍地对一生所好罗列炫耀,却没有我们今天形容的那种“丧”。最散淡也不过说“南亩耕,东山卧,世态人情经历多,闲将往事商量过。贤的是他,愚的是我,争甚么?”这个人从当时的太医院医生,沦落到“普天下郎君领袖,盖世杰浪子班头”,用“不服老”的快意消解了多少人生的苦难。所以每每在规规矩矩的表格里填各种自我介绍,我都要狠狠地叹一口气!

他不向人低头,也不向岁月低头。在没有文字狱,对文人放任自流的元代,他远离体制,过得落拓又肆意,独立又张扬。王国维评价他:一空依傍,自铸伟词。

作为玉京书会的领头人,既能自编自导,又能粉墨登场,确实是关汉卿成就了元杂剧。那时的书会可能有点像现在的戏剧家协会,马致远就是元贞书会的。虽然说《窦娥冤》最有名,但它讲的是谋杀和神迹,含冤百姓遇到昏官,最后由钦差平反也是特别大众的主题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几部英雄主义的作品,尤其是《单刀会》和《救风尘》,你会发现铜豌豆除了代表一种生活态度,也是特别厉害的武器,是关汉卿的意志力和家国担当,不肯改变的汉家正统思想,也是他浊世底层的倔强。所以他想尽办法歌颂关羽,杀入单刀会,显耀英雄战一场。《救风尘》里的英雄则化身一个低贱的妓女,赵盼儿用聪明美貌、风月手段以弱胜强,讲的是平民的自救。虽然喝了很多东京酒,有《西蜀梦》里对英明君主的奢盼,关汉卿还是很清醒地知道,在自己的时代里,底层的人,顶多只能自己救自己。

因为看关汉卿的杂剧本子,我喜欢上了元曲。元曲是杂剧和散曲的统称,也可以单指元曲,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的是相同的格律形式,语言风格也相近,随意使用口语,衬字,可以更加自由地抒情,确实是能和唐诗宋词并举,又比它们多一份轻灵活泼和率直。当然啦,元曲也是关汉卿的最爱。比如他的《四块玉》:“旧酒没,新醅酒,老瓦盆边笑呵呵。共山僧野叟闲吟和。他出一对鸡,我出一个鹅,闲快活。”



这两句水汽淋漓的诗句,于我而言,是夹在回忆篇章里的一枚书签。

灯下草虫鸣

□江徐



坐看苔

关于读书与季节的关系,《幽梦影》第一则写了冬天宜读什么,秋天宜读什么,夏天宜读什么,到了春天又宜读什么,心斋居士对此很用心地分项阐述。

我以前对这一则内容不以为然,觉得作者有点牵强附会之嫌,如今重温这一段,依然不能十分懂得这种读书思路,倒是对阅读和心境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些许领悟。

有些古诗,一个人在春夜品读,大概别有风味。比如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。有些美妙的诗句,适宜与嘉友共品,比如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”。忘了是在何时、何种心境下,第一次读到王摩诘的“山中一夜雨,树杪百重泉”这一联,如立深山泉水边,你只需用心咀嚼这十个字:在山中,没有车马喧嚣,人影也难得一见。山林清幽,鸟鸣啾啾。下雨了。雨下个不停,你静静地听,滴滴答答,哗啦啦。你没有失眠,而是听了一夜山中雨。在这雨声之中,你忘了一切身外俗事,也在雨声中消融了纠缠不清的自我。时间如此醇厚,将醒着亦如梦中、梦中亦如醒时的你拥入怀里,好温柔。

还有黄山谷的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郑板桥的“山光扑面因朝雨,江水回头为晚潮”。我喜欢这样的诗句,这样的雨天,又不曾有机会在山上看过,听过雨,于是梦来满足我的欲望。梦里来到山上,这是一块视野开阔的平地,一面悬崖,三面高林。后来下起大雨,被雨淋湿的我感觉尤为舒畅,于是找出

一张纸,写道:在山上看雨、听雨,感受和山下是不一样的……

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。这两句水汽淋漓的诗句,于我而言,是夹在回忆篇章里的一枚书签。

师范第一学年的冬天,临近放寒假,学校发通知要求大家把借书室的书归还。那时候,语文课恰好教到《红楼梦》节选,以此为机缘,我借了这部文学名著,打算带回去慢慢读。我便不顾学校规章制度,将这本皇巨著塞进书包,偷偷地带回家。

在没有网络的年代,在没有网络的村庄,大观园里的故事足以让我废寝忘食。每天,从醒来到来入睡,除了吃饭和一些只能亲自解决的小小需求,我与这本书基本处于如胶似漆的状态。每一页,都布满密密麻麻的文字,差不多一天十回的时速。夜里,祖母先已睡下,我依然端坐桌前,慢慢地,静静地翻着泛黄的纸页。

后来几个夜晚,我关掉灯,点上蜡烛,继续坐窗下。偶尔,目光暂离撒满黑芝麻的书面,一抬头,不经意间看到映在窗外黑夜中的自己。真静啊,夜也安静,心也安静。冬夜漫漫,那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冷,甚至觉得,被烛光和陈年未散的墨香萦绕着的小小一隅有别样的温暖。

我忘了初读红楼的那几个冬夜是否下过雨,大概是有的,如果有,总归会留有印象。也是那个冬天,也是在那扇窗下,我曾用笨拙的笔触,描摹河对岸几棵光秃秃的枝丫历历分明的水杉树。那几棵水杉树,伴我虚度阴雨的下午。

很多年静静地流走了。每次读到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,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几个冬夜。为这段门前小河一样清、一样浅的流年,我愿意一再追忆,一再描述。因为,那时一念清净,念念清净。那是纯真年月里纯粹的阅读时光。

唯有艺术,历经时间的淘洗,放射着真实的光辉。

闲话

□杨谔



兼得斋夜话

法”。现在回过头看那时的作品,内力不足与缺少该有的理性约束是两个最大的毛病。既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,也不被搞现代书法的所认同。记得有一次和朱建忠老师聊天,说到一位朋友写朦胧诗、画抽象画,玩现代书法,许多人看不懂。朱老师接口说:“那他一定是个聪明人。”我听了便自忖:“那么我呢?就是那种既不聪明又不笨笨的人了。”后来又知道,南通书画家中,画的意象很美的冷冰川,早年玩过现代诗,他的文字著作,文笔神奇,思想独到。书法很有味道的秦能老师,早年发表过小说,于旧体诗也有研究。他们作品中的诗韵、美感、新意,源于诗文以及强烈的突破他人、旧我的新意识。陆游《示子聿》中有句说:“诗为六艺一,岂用资狡狯?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。”同理,汝果欲学书画,工夫当在书画之外。那么这个“之外”是哪里呢?是诗文、哲思、人生体验。古希腊著名雕塑家菲狄亚斯在雕塑宙斯神像时,潘奈诺斯问他要什么样的人体做模特儿,他回答说:“荷马的诗行。”

继续翻阅那本作品集,获奖的,入选的,一个一个地看。不少作者是极熟悉的,有的当年就极好,如今更高了一层,有的如今却变得极没意思。也有当年参展的那件作品极好,却只得了一个低等级的奖,或者干脆只是入选,而今声名大著,大权在握。也有的反之。一时好奇,又找到了当年评委名单及其作品……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风水流转,明年到君家,唯有艺术,历经时间的淘洗,放射着真实的光辉。

反思自己,没来由的,从学艺一开始便喜欢上天真古拙、沉雄旷达、清逸奇荡的小众风格书法,虽然1999年后“皈依正统”,但至今仍坚持“不像书法的书法才是书法”的观点。前面说到的魏野那首诗,表达的分明是颓唐不求上进,可我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写它?无非是喜欢而已。再看看现今的自己,酸寒依然,一无所成。人是多么难以改变的啊!

荡漾在幸福时光里

——奥芬巴赫《船歌》赏析

□木火



四季乐韵

因为带着孩子汤米,巡回魔术师查理无法在舞台上正常演出,又要躲避警察的抓捕,隐姓埋名在工地上做苦力。他常常说着这样一句话:“找一个不需要签证也能工作的的地方。”女主角安吉则常常对着查理说:“你是个骗子。”一家三口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。不安与漂泊中,唯一的亮色是音乐响起的时候,在聆听唱片奥芬巴赫的《船歌》时,查理与安吉的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,院子里也像变得得阳光明媚起来……

记得是数年前的“五一”前夕,“第八届中国新西兰电影节”在启东这个江海新城举行,开幕影片是这部电影《我们的所爱》。放的是英语原版片,听不大懂,热闹的开场并没有留住多少看客。支撑我不懂装懂地观看到底的是对音乐的一丝期待,因为我听到了熟悉的旋律——奥芬巴赫的《船歌》。

音乐响起的时候,也是我心生共鸣的时

候。竖琴透明的音色富有节奏地荡漾起来,我的心弦也一下子被轻轻拨动,而那温柔优美的弦乐尽情摇曳时,生活顿时充满了美好的想象。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吧?虽然是一个幻梦,却还是在不懈地追求。看不大懂的电影,刹那间理解了那种无以言说的情感。毕竟音乐是直指人心的艺术,也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。

意大利著名影片《美丽人生》也选用了这首《船歌》。电影讲述了快乐爸爸用笑容赶走战争阴霾的故事: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,父亲谎称他们正身处于一个游戏——计分满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,最后儿子等来盟军坦克的解救,而父亲却惨死于德国士兵的枪下。片中犹太青年圭多与女友恋爱时在歌剧院聆听了这首《船歌》。

热爱生活、幽默风趣的圭多,不放弃任何机会为风雨中飘摇的家庭制造点滴的欢欣——路过集中营的广播室,他冒着危险在广播里呼喊妻子的名字,传递他和儿子都还活着的信息;趁着做侍者的机会,为妻子播放了《船歌》,这首曾经回响在他们定情之夜的歌曲,穿越沉沉迷雾,黑夜里给妻子带去安慰,鼓起活下去的勇气。试想集中营里传出《船歌》的美妙音乐,抚慰了多少颗绝望的心灵。即使在银幕之外,也让观众感同身受。

船歌源于意大利威尼斯,贡多拉船夫常常边划船边歌唱,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体裁。船歌多以6/8拍写成,以“强—弱—弱,次强—弱—弱”的律动来模拟小船在水面上的荡漾和摇摆。柴可夫斯基、门德尔松、肖邦、福雷等作曲家都创作过《船歌》。但对于如今的听众而言,提起《船歌》,首先想到的是德裔法国作曲家雅克·奥芬巴赫。有一次,奥芬巴赫乘着小船悠然游湖,夕阳西下,湖水轻漾。那美丽的风景让他灵光一闪,急忙拿起笔将脑海中的旋律记录下来。这段旋律后来用在歌剧《霍夫曼的故事》中,成就了经典。

歌剧《霍夫曼的故事》共有三幕,叙述了主人公霍夫曼向友人讲述的三次爱情经历。《船歌》在第二幕中三次出现:第一次是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